

文體明辯

廿八

78
函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函架號	冊
二	三	四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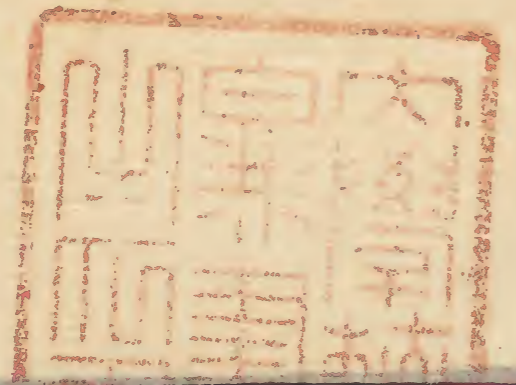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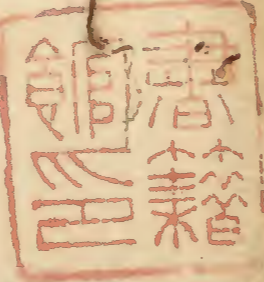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架	冊
二	三	四	六
九	一	八	七

內 閣 文 庫			
漢書	類	冊架	函
三	六	九	三
二	七	八	二

不許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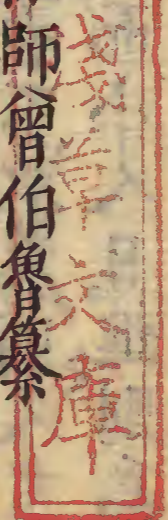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31)
函號	362 30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奏疏下

奏劄

論朋黨劄子

宋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為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一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

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
唯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
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
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
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
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
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
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
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
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

人主者，俵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
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
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唯空
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
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
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
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
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
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
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唯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

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
 其彙征而小人指為朋黨可使盡去不為已害故
 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
 以傾半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為患有不
 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仁宗年號間韓琦范仲淹富弼
 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
 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
 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
 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漢

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
 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
 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辨是非察邪正
 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
 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
 隙造為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
 指為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
 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
 情譬如穿窬之盜稱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
 為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

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

幸甚按此劄反覆精切與朋黨論互相發明○右時政大體

再論遣使劄子

宋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謀臣陛下高之所改顏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浚孰中孰否則

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太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高宗建炎四年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高宗紹興三年遣使則鉤引虜使

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高宗時使金者凡十人傳秀王倫朱弁宇文虛中洪皓崔縱張邵韓肖胄章誼魏良臣唯虛中降金其餘多被拘囚而還者止倫肖胄輩不知其一為誰也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

文淵閣書卷二

文淵閣書卷二

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給
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况何辭一使臣其
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
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
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
口舌下虜為莫大之恥終不屑受其識度如此乃
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
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
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
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

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
曾謂何辭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
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
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析哀乞援秋高
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
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
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
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
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
為賊今豫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

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固其門墻。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湖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求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沈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

三國日英卷三十八

五

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勦。豫賊昧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賢才。日是不保。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

文禮月評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五

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
久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獨有
二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高
宗號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
狀警效之音者况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閱惟懼我
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讐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
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
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
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
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

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
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
有_二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
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
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
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
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
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
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
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

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
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讐之義用賢才脩
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坤向更無他策儻或味可唯
是堅守若失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
為至於何壽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
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論宣撫胡廣宣職事第四劄子

宋李綱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
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

遇之異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効而材疎智
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
者伏蒙陛下高宗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
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
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
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下已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
行願受睿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
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
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
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

文淵閣詩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康王構宰相張邦昌以為質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持乎种師中姚古以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衄必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謀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

三朝野史

卷之三

書推官

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計故敢冒昧言之仰冀天威伏深戰慄

論金人失信劄子

宋李綱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徽宗靖康欽宗以來憑陵中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輒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而致此擾攘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

三朝野史

國彼方恃虎狼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
 謀回適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
 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
 知所從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
 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
 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
 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
 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
 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
 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

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名至河而反不
 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
 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欽嘗降詔
 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
 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持
 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
 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
 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
 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
 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

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主之師遂遷二聖徽宗卷
 六宮而北之策立逆臣張邦易姓建號此則金人
 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天失信者三及以此名加於
 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
 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人之曲也
 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况夫夷狄強暴中
 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
 曲為老與師動眾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
 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
 情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

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
 人百其勇士氣日振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維陛
 下留神幸察邊務以上

論脩六塔河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以回水入橫隴
 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
 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
 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策今執政之臣謂用心於
 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
 捨故道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

言利者所勝今又復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
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
固非一人一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
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
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
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
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
所主欲與之爭殊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
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
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

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
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
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
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
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
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
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
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
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
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者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

文選月序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
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
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利則大害若循常之
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
之所爲也今言脩六搭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
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
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眾興
天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
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
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維陛下宗詔計

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
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
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
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
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
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
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
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
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
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脩埽

功料浩大勞久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埽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一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令引水注之不唯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

凋弊河流注溢又淤高決行艱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唯治隄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

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
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
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
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
吏相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為太
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唯當順導防捍之而
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冀恩賞
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
維陛下裁擇

右河
舉蘇軾應制科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雋賢文詔兩省之
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及席
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
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
議蠡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
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
對如有謬舉其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劄子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

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
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
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
東南士子以為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為
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為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
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
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
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
或沈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
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

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以上薦舉

論狄青劄子 宋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
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
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
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
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
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
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
唯陛下宗仁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

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
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
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自行伍號
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
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為
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
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
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
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
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
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
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
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
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
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何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
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
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
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
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

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
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
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
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
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
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
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
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
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
之所難言者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

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
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
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
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
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太
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
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
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
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求保終
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

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右彈

封事

陳七事封事

漢蔡邕

靈帝光和時頻有雷震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各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宜主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求多福宗廟致

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官祭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謝過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禾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

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官內產生及吏卒小汗病及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章帝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妻將產子及月辰居側室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頗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為宜擢文右職之樞要以勸忠塞宣聲海內博開政
 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度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劾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公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悻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公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和明也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
 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與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讀日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於義已私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

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
 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
 者

小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
 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
 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
 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
 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桓帝孝子者者字為太

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
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
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
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
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
容其中恒當作思皇后相帝也祖相載載之時東郡
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
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
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
凶凶當作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

漢書卷之八十八

表事

三十一

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
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
焉○按順帝時郎顛奏對條便宜七事後又上書
條○四事而包者廣故特取之以為
若○書所包者廣故特取之以為
近世條陳之式○右時政大體

條災異封事

漢劉更生

初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薦
更生為散騎宗正給事中時外戚許廣漢
史高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災
異數見更生乃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
疑更生所為白治果伏免為庶人望之亦
坐使子上書下獄自殺帝甚悼恨乃擢周
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
中恭顯懼而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

漢書卷之八十八

表事

三十一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也證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敵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味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然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諄諄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積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勅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欵欵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

文選卷之三十八

一

二百

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柱勉彊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翹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占吝吝當是之時日月薄蝕
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
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
川沸騰山冢頂山也卒盡也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
之人胡憯會也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丘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甚也之將大也言民
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
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讀曰殃禍並作厲
王奔魏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音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
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畢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反大爾名二彗
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
長狄入三國齊魯也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

文禮自詳卷三十一

禮記

卷三十一

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兩木冰李梅冬實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救大雨雹雨雪雷
 字震失序相乘水旱饑蠲蝻螟蝻午猶雜也並起當
 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按此叙分有法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質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
 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
 權單穆劉文鞅三君更立朝敬王莫能正理遂
 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
 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散白黑不分邪正雜
 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
 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
 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
 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
 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
 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奏
 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

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
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
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
號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省稠如
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
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
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
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
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
閑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也見
無雲也日氣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
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君周位當是時迭
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
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
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不與日月爭光

詩經

卷之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
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御史奏佞譏字古諺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
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
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
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
愴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愴也此言不昔孔子
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

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
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
用伊尹不佞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在交戟者宿衛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
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由如
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
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
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祭兩觀之誅
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
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以上皆應前漢考祥應之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
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
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
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
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詩史此而怨更生等○宋真
德秀曰更生於正和賢杏之辨一一篇之中及後

數四可謂深切也已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感不明
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宜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
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
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對元帝之
後京房嘗言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唯
更生房嘗言而更生忠懇倦倦又非房也他如貢
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
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屈精忠峻節千載
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
輩視之莫可愧死矣

上日食封事

漢丁鴻

和帝永元中竇太后臨政竇憲兄
弟各擅威權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
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
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幽王之屬專權

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久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憲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又者至數十日皆王室向

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而未及望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奏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于雲蔽日之木起於慈青禁微則易救未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失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而事尚右舍天子外附皆正法而之臣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
 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遺使貢獻
 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懼
 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
 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
 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
 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
兼衛尉屯南北宮而叔寶意
大將軍印綬憲及諸第
皆自殺以上災異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
 氏莫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
 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霍決大計安宗廟定
 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
 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
 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
 文失度妖祥變恠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顯
 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
 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君臣
 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山雲禹皆就第及衛將軍

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宣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雲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禹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讀曰守遠郡陽太守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名薦淮陰韓累歲乃得通况乎千

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帝甚善其計然不微其也○宋真德秀曰敵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其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敵之計而不行也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

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
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
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
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家凶于國孔子曰祿
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魏
涇陽昭華陽君名戎皆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
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甚危殆賴寤
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
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閹樂弒二世秦遂以

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
王呂產呂祿席太后呂氏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
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
正大臣絳侯勃朱虛侯章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
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
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相
大將軍鳳秉事用權五侯崇商立驕奢僭盛並作
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
太后所居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
郡守皆出其門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
 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且名蓋主蓋燕王姊食邑千鄂以疑上心以二人皆
 避諱呂霍而弗肯稱皆坐內有管蔡之萌外
 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
 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周卿士字秦穰
 侯漢武安蚡田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當作象孝昭帝時冠石
 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
 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
 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
 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
 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
 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
 皇帝不與舅平昌王無樂昌侯武王權所以全安之
 也失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
 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宣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

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
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喪睦外內之姓子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
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
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
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
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成帝召見向歆息悲傷其
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
向為中壘校尉
以上外戚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
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劉豫臣事
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
一旦豺狼改慮擇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
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
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

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今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開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項者醜虜陸梁偽謀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滑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十一

會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
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上
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太勢有所不可也
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
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
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
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
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
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右道以折之檜乃厲聲責
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狼懷已自

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會議可否是乃畏天
下議已而今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
為朝廷無入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
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
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
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
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今臺諫侍從議

文淵閣書

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宋樓昉曰此與日月爭光信哉

上高宗封事

宋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

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二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真宗靖康欽宗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棄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牽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

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
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
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
攻圍連日殺傷甚眾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
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
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二鎮又質
親王肅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
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
之而弗能得者追援師之集既眾士氣勇銳可以
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

平仲劫寨小衄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
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
之事上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
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
討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累端
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
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
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
哀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
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

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
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
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
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
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
於今日且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
不追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
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
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
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河北

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
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
致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
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
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
為然夫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
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
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
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
再來何為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攻

又廢之後固難得入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與久關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八

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維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貼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平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

為豪傑之所據密適畿甸易為復陵守豈復易圖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
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
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
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
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
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彈言
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
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久者
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

為安也且害蓄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
墜復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
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懼聰曜並姓之酷而元
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山名祿史名思之亂而肅宗
起於靈武况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
足用哉儻能嘗膽勵白賤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
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革天下之弊
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
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况陛下之明而臨御

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
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
能支格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為之寒心此當
以夜繼日而為其所當為者也臣素愚直平日唯
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
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宣
和徽宗年號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
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
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
必有銷復之策乞因待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

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
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
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
人犯闕前皇帝欽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
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
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
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
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頭爛額之客而
忌嫉者眾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
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

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
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
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
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
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
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
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
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
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
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

者况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
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
主則非策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
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
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
者唯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
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唐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
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曾次物至而應之
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

以疎遠未覲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籲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維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于冒天威無在惶懼戰越之至以上邊務

彈事 劾丞相衛等奏

漢王尊

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顯顯不
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
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
等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曰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衛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元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士得代罷去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姓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嚮同

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
 語如食頃衛知行臨即臨百官共讀曰職萬眾會
 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
 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
 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
 敬有詔勿治衛慙權免冠謝罪上承相侯印綬帝
 安以詔非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効奏尊
 過以詔非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効奏尊
 遷尊為高陵令
 數月以病免
 劾丞相宣奏
 漢涓勳

成帝河平中薛宣為丞相翟方進為丞相
 司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慶免官會北地
 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殺
 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
 子六人丞相逐捕奏可於是司隸校尉
 尉部刺史并力
 涓勳
 司隸校尉臣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
 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指掾督察天子奉
 使命大夫指司隸甚諄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
 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
 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

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

劾涓動奏

漢翟方進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動亦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偃方進陰察之知動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王商道下車立頌過酒就車於是方進舉奏曰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網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

聖化以視讀曰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

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訕節失度邪譎

古諂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

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成帝遂賜勲

劾陳咸等奏

漢翟方進

初方進為御史大夫奏免陳咸後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手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并劾立有詔免咸勿劾立後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賂立求留方進又劾立請下獄咸帝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曰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

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并逐就國

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銷鹿太守孫閣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皆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君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太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

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也覆蔽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閣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咸既廢銅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宋真德秀曰此進所効大抵皆私意也以其文辭雅馴故列於此又見漢廷舉効之制云
効薛况奏
漢眾姓闕
初丞相薛宣有兩弟明脩明官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成帝時宣為丞相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侯免而復爵高陽不相
 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成即申受脩言以謗毀宣
 威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
 威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卿楊等迫
 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指申於大道人衆中欲以
 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

脩去官持服三年服少能行之者
 兄弟相駁不可脩遂竟服是兄弟不和
 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學士申威給事中亦東
 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宣子况為右
 曹侍郎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威面
 見使不居位會司隸缺况恐威為之遂令
 明遮研威官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諱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
 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
 春秋之義意惡功遂成不免於誅上浸逼近也
 源不可長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造意俱惡皆
 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傷人
 完為城且其賊加罪不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
 詆欺成罪傳曰遇人罪不以義而見疾者與痛入之
 罪鈞惡不直也威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諱
 不可謂直况以故傷威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
 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威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罪
 變雖於掖門外傷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私
 者死傷也正名刑古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
 曰必也正名刑古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
 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
 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况以父見諱

發怒無它大惡不加詆欺轉小過成大辟陷刑
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主不以怒增刑明
當以賊傷人不直况與謀者皆爵城完為城旦帝
以問八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徒師丹以中丞議
是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
一筆徒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都卒於家○宋
真德秀曰此議中丞
為當廷尉所駁非是

効陳遵奏

漢陳崇

荆州牧未杜陵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
外家在氏飲食作樂後
司直陳崇聞之効奏曰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成侯備郡
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
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屏蔽者有入閭巷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誦謳遵起舞跳梁頓祿坐上暮因
留宿為待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
婦之門而湛音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
汙印韋也印組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飲食
自若

秦彈曹景宗

梁任昉

武帝時魏兵圍司州詔荆郢二州發兵往
救時景宗為郢州刺史頓兵三關不進及
闡司州沒即日退還入縱
暴遂失三關於是任昉奏曰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緩忍步無
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趙括深識乞不

為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
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竊尋循檢循檢後魏也侵軼躋擾疆陲王師薄伐所
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
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言司州去斜臨
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
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
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李降而恭守
比之疎勒則耿即耿恭存而蔡即蔡道亡若使郅部救
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

築涉安啓王而已哉漢武帝築受降城涉安侯寔
由郅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蠅
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披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
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名戊自貽虧切疆場侵駭職是之由
不有嚴刑誅賞安寘用景宗即主謂罪之臣謹案
使持節都督郅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郅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今世參劾擢自行間擢茲
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
檐裁同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魏絳為

之曲臣月詳卷三二八

單言

五二二

和戎一役而賜女樂二ノハ今景自頂至踵功歸造化也
宋無此功而巳有此賜也
君潤草塗原豈獲自巳且道恭云逝城守系旬景
宋之行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
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
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
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又患諸夏聖朝
乃顧將二車書愆彼司氓系辱非所早朝求歎載
懷矜側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臣謹以劾胡伐反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
裨將帥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
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景宗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景宗昉稽首以聞景宗無所問

問所

救字加朱

